

 学术与随笔

游学上海

田涛 著

我说·我想·我自由



東方出版社



学术与随笔

我说·我想·我自由
游学上海

田涛 著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姜冬红

责任编辑:姜冬红

封面设计:于佳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湖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说·我想·我自由/田涛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0

ISBN 7-5060-2610-4

I. 我… II. 田…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法律-文集

IV. ①I267.1②D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720 号

我说·我想·我自由

WO SHUO · WO XIANG · WO ZIYOU

田涛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31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5060-2610-4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初到野马浜(代前言)

第一次到野马浜是在春天,从火车站出来,按预先打听好的路线,向青浦方向进发,我完全没有想到,在“现代化”的公路上乘坐公共汽车,居然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于是这真的让我体会了一把大上海的感觉。

沿途七零八落的旧工厂和农舍之间,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别墅和公寓,让人看到一个变化和发展中的上海,对于来自北京的我,似乎感到陌生,又似乎有些亲近。走过了一段灰土飞扬的柏油路,过了几座设计得十分蹩脚但却实用的水泥桥,闪过二三丘土堆般的小山,又绕过几湾灰暗色的水塘和沟汊,司机指着紧靠路边的一片丛林,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哦!野马浜到了。”

大门口挂了许多牌子,上海大学法学院的牌子居于其中。按一般人的说法,牌子的大小和挂牌子单位的来头成正比。我想正是这块牌子吸

引我前来应聘,像一只飞错了方向的候鸟,为了稻粱谋,乘着春风展翅南下。

走进校门,我的眼前突然亮了起来,路两旁是只有南方才能见到的白玉兰,厚厚的绿油油的叶子,几只叫不上名字的小鸟在绿荫中窜来窜去,唱着轻快的歌。刚刚玉殒香消的苹蕙,枝头还留着几片白色的萼片;像一团团火一样的燃烧着的红梅,仿佛略带愤怒地对大地诉说着爱恋;倒是柳树来得轻巧,躲在几束粉面桃花的背后,轻轻地伴着春风摇动着枝条,好像迎接我的到来。好个野马浜,端的是花团锦绣。

我被临时安顿到一幢旧式的小楼房中。只身前来又别无长物的我,加上房间里简陋的陈设,衬托起窗外的绿色,让我感到一种超然的和谐。

野马浜其实没有马,只是光绪朝《青浦县志》上说:“县城东十余里,有清水成溪,古时野马出没其间,故称野马浜。”于是便留下了这样一个动静相得的美好的名字。浜者,小河也,如今,“野马不知何处去,此地空遗臭水沟”。而且这浜中的水,竟然是一种灰绿色,散发着一股恼人的气味。又让我想起初进校园时,曾经看见有好事者用石灰水泥铸就了几匹三分像驴、七分像马的东西,昂首低头地堆在一起,我的心绪竟然一下子变坏了许多。

野马浜的黄昏透着恬静,甚至看不见夕阳。淡的灰色笼罩着校园的小路,远处的情侣们躲在树丛中,只有教室的灯火出奇的亮,有学生在上晚自习,我沿着几盏半明半暗的路灯,走回临时的家,心里感到一阵孤独。当夜幕真的降下来的时候,这种孤独又慢慢地化作一阵苦寂。窗外是一片黑色,花儿伴着鸟儿一起睡去,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又偏是春意阑珊,罗衾难耐。于是这宁静却突然让我感到了自我,孑然一身、衣食风火牛一样的我。

宁静的夜色中的野马浜让我感到一种期待,一种盼望,并在这期待和盼望中昏昏睡去——梦里犹知身是客。

清晨,我是被惊醒的,在我住的小楼旁边,有一幢设计得像西洋鸟笼子一样的楼房,据说是新建的女生宿舍,里面住着四百多个豆蔻年华的女生。设想一下,当四百多只美丽的鸟儿在清晨一起醒来,一起鸣唱,一起洗漱,一起奔下楼去用餐,一起抱着书本走向教室的场景,那会是何等地壮观。我分明看见,她们一张张脸上洋溢着青春,她们的脚步是那样的轻灵,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毫无顾忌地欢喜雀跃,让整个校园里一下子充满了快乐。好一个野马浜,一个快乐的青春的野马浜。我想起假如有一天,她们学业有成,那时走出去的将不再是今天的法庭上常见到的一张张呆滞的、毫无生气的面孔,而是一个个光明的、充满青春和朝气的人。

我开始有一点喜欢野马浜了,我愿意分享这份快乐,分享这份青春的张扬,分享这无拘无束的愉悦。而且我也相信,这其实原本是作为人生来具有的,而被我们自己用社会的假面具掩盖住了的真实的本来。

也许不久以后,我又会挥一挥手,又要离开野马浜去经历我新的游学生涯,但我不会忘记野马浜,因为在我的心里,野马浜是充满了人生天性,永远飘洒着青春与欢乐的净土。

2002 年 5 月

2002 年春天,我应上海大学教授倪正茂先生的邀请,受聘于上海大学法学院。清明节一过,我便匆匆南下,赶去上海大学订立为期三年的聘用合同。1997 年春天我去法国法兰西学院讲学,这以后的三年中,断断续续地生活在巴黎,直至 2000 年的秋天才回到北京。刚回来的时候我是那么的兴奋,以为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家乡,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不久我慢慢地体会出,我就像一棵从很远的地方飘然而来的树木,而在我的可爱的祖国却见到一个茂密的森林,森林中早已长满了不同大小粗细的树木,竟然让我一下子陷入了难言其状的茫然。回国后的第一年我完成了《法兰西学院善本书目提要》,当时我是将其看成在法国工作内容的延续。此书

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后我便开始无事可做了。在我生存的环境中,起码在那个时期,是不能轻易使用“失业”这个词汇的,我们可以用“下岗”、“待业”等等不易引起误解的词汇。可是我已经人过中年,“待业”二字好像留给青年人更为适合,“下岗”二字更不敢恭维,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我是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上岗的,所以“下岗”二字自是不敢贸然使用。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从法国挣来的“法国郎”,大部分换成了柴米油盐,我一面做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美梦,一面不免为日渐捉襟见肘的日子暗自着急。这一时期我对人的体重与地球引力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地反省,反省的结果是我开始相信,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由于倪正茂先生的引荐,上海大学勇敢地和我签了一份为期三年的聘用合同,在这个合同里,双方约定我要担负中国法制史、法律文献学和比较法文化三门课程,参加倪正茂教授的导师组,指导六名研究生,每年举办不低于10次的法律文化讲座……学校则给我提供一套临时的住房和相应的工资。记得2000年时,我从法国归来之际,曾经幻想过结束我的游学生涯,因为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我已经先去了日本,后去了美国,虽然其间曾经陆续回国探亲,甚至有一年报了“丁忧”,安葬了经历了“运动历历而生计历历维艰”的母亲,却又匆匆漂流异乡,我真的感到十分的疲惫。然而当我反省了人的体重与地球引力之间的关系以后,却又不得不再次离京南下,开始了我在我的祖国的新的游学生涯。

我选择了上海,上海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游学,游学是我的生活。每一个日出,便一定会有一个日落。

我决定把游学上海期间的一部分文章结成一个文集,我甚至不知道应当怎样做一个开场白,于是我便将我刚到上海时写的第一篇文章《初到野马浜》当做前言,把我与上海大学签订的三年聘用合同到期时提交的工作总结作为本书的后记。如今的上海大学法学院已经改成了上海政法学

院,野马浜里的臭水也已经得到了治理,我指导的研究生都如同一粒粒种子播撒各地,唯有我不知道下一步又会游荡到何处,“君问归期未有期”,我的太阳或者只是刚刚升起。

目 录

初到野马浜(代前言)	1
关于我	1
我和小刚是亲戚	5
基地、会战与军事共产主义的滥觞	9
在轮回中被错位的弱者与强者	12
被玷污的祭坛	15
何必四必与何必不四必	19
关于上海	23
假如足球是方的	33
都是拍卖惹的祸	37
兑水时节	41
尴尬的城乡结合部	45
调查的困惑与困惑的调查	49
媒体应当学会平视	53
追悔莫及 错在当初	57

又到清明细雨时	61
莫把公园当公司	65
被冷落和曲解的中介	69
谁动了明星的奶酪	73
用社会干预降低自杀率	77
莫把民工当贱民	81
“超女现象”的另一面	85
被冷落的乡村医疗卫生	89
青菜谋杀了兔子	93
智障残疾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容侵犯	97
医生走穴——医疗改革中的误区	100
关于游学	105
与君寻梦到徽州	
——徽州民间私约及民事习惯第一次调查侧记	111
乡规民约代有承传——海南发现古代民约禁碑	134
中国文物拍卖中长期制度建设	139
强制拍卖与任意拍卖结合操作中的若干问题	164
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	189
止水微澜	241
国学在法学中的应用——“刑”、“法”、“律”的另类视角	245
田涛个人总结(代后记)(2002年5月—2005年5月)	276

关于我

有一次我在网站上检索我自己,我输进去了我的名字,然后按了一下“搜索”,接着出来四个字“手气不错”,这是一个在赌场上常用的词语。记得有一年我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大赌场里,也曾见到过用中文写的这四个字,无论输家赢家,所有的赌客都得到这样的祝愿,原来好话不但谁都愿意听,而且还是谁都愿意说的。电脑里出现了数千个与“田涛”有关的信息,仔细一看,叫田涛的其实并非我一个,有卖电脑的,有搞装修的,有的死了以后还被追认为烈士,有的参加了法轮功正在那里忏悔,当然也有我。我不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搞上去的,说我什么的都有,赞美我的说我是“拍卖法专家”、“法律文献学家”、“知名学者”、“藏书家”,说得我心里痒痒的,暗自感到一阵得意。也有说别的,说得我脸上烫烫的,暗自感到一阵气恼。我不知道大家在打开电脑搜索的时候是否都见到过“手气

不错”这类的恭维,那些让我脸上烫烫的人,就不招人喜爱,连电脑都懂得恭维,为什么人就做不到呢。有一位名叫范伟的老实人教导我们说:“我真搞不懂,为什么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的人,说话办事咋就那么的不一樣哩”。

小时候,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和尚犯了罪,被一个差人押解上路,半路上,和尚把差人灌醉了,趁机给差人剃了光头,并且穿走了差人的衣服。第二天差人醒来以后,感觉不对劲,找人借来个镜子一照,摸了摸自己的秃头,大惊失色地说道:“和尚还在呀,我呢?我没了?”

“我”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多数情况下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们,更乐意接受使用“我们”这样的表达方法。“我们”是一个群体,尽管这个群体不一定就是一个整体,但群体明显有更大的力量,而且具有充分的安全感。大家一起用“我们”来表达集体的意愿,哪怕解散以后各自回家,“苦水吞到肚子里”,明天见面依然是“我们”。据音乐家们考证,“我们”是歌声中永远的主人,“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让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生长的地方”。偶尔出现一两个我字,也是广义的形态,“大海啊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站在高山之巅,望着那黄河之水滚滚东流”。不知道现在的人会不会像那个差人一样借来镜子照一照,看看还能不能找到自己。新长征路上的行走者崔健在他的歌声中唱到“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一无所有”,这才是在歌声中第一次出现独立的“我”,哪怕一无所有,但是却找到了“我”。我就是我,我是个性的张扬,是独立的我,是骄傲的我,是存在的我,是个性的我,是伟大的我。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崔健一样,重新找到“我”,并珍惜“我”的存在,才有真正的安全,才是真正的解放。

2004年夏天,适逢法律出版社乔迁新址,邀请我去参加典礼。大约是新房屋新气象的缘故,要出版新的杂志以为隆重,邀请大家为即将出版的

新刊物撰写专栏文章,其中有几位法学界大牌,都是我难以望其项背的,能够跟在他们的后面一起写专栏,自然是心仪已久的乐事。更何况刊物的主持者并没有为我们定下框框,只是要求尊重事实,按照“法律改变中国的宗旨”,直抒己见。

这年8月终于推出了创刊号,果然印制非常精美,看得出来出版社是想将其办成一个高规格的专门提供给法律人的优秀读物。

我给这个刊物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和小刚是亲戚》,除了设法把我和著名导演冯小刚攀上点亲戚外,便是想写一些对时局对社会对诸多的不良现象批评的文章,我并不像其他几位作者那样乐观,依稀感到范伟的教导其实是有普遍意义的。在这篇文章中我用了“你的诞生便诞生了你的死,你的升华便升起了你的衰落”,这好像是哪位名人说的,可惜不幸言中了。我为这份刊物一共写了六篇文章,先后刊登了四篇,分别是《我和小刚是亲戚》、《基地会战与军事共产主义的滥觞》、《在轮回中被错位的弱者与强者》、《被玷污的祭坛》。第五篇也已经排完,内容是涉及到传销与信息平等的,可惜这篇文章和刊载它的第五期一起胎死腹中了。

事隔两年,当时的杂志已经很难寻觅,于是我便将我的四篇文章搜罗出来,塞进这部书中,作为一种纪念,更是作为一种教训。让我们一起记住范伟的教导,让我们一起高呼“手气不错”,让我们互相道一声:“今天天气很好”。

我和小刚是亲戚

我和小刚是亲戚，他姓冯，我姓田，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据说春秋战国的时候，山东那个地方姓田的都是齐鲁人，我就是山东人，小刚是不是山东的那个冯家，由于时代久远谱牒失传，一下子难以考证。论辈分，大概应该是平辈，或者是叔侄，我是他叔叔，还是他是我叔叔，事关服制，断断是不敢轻言的，因此，大家都认为应该是平辈。其实这是有证据的，古人“肩膀齐是弟兄”。再说就性别而言，也旁证了这兄弟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可信的。

他玩电影我做学问，似乎差之千里，其实仔细一想，哪一个不是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说雅一点，是分工不同，说俗一点，那就叫都是过日子的人。小刚那几年没人看得起，有人管他叫“混混儿”，后来拍了点儿电影，算是出了点儿名儿，不过至今人家那个第五代导演的光荣榜里还是见不

到小刚的名字,这就叫名不正则言不顺。不过小刚的电影也有人喜欢,不必说那情节的曲折,故事的怪诞,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之中赚了点儿观众的眼泪和笑声。就是那诙谐的语言,也够我们琢磨一阵儿的。“买个猴皮筋崩你们家玻璃”、“做人要厚道”、“审美疲劳”……虽不能说发人深省,但令你心一笑,了无问题。小刚的电影得过奖赚过钱,于是后来他就可以给别人发个奖投点钱,不管你是仁者还是智者,你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当代的电影发展中,有一个叫冯小刚的人和他的电影。

我是一个游学者,远点儿说,曾经东飘西渡,近点儿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转了一圈,自以为衣食风火牛,难觅落脚处。不久前攒了一本书,美其名曰《第二法门》。其中有个段子,讲了个故事说道: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我居然悟出了这其中的道理,必须要有山,不管是占个山头还是寻个靠山,总之,山是不能缺的,缺了,就立不住。没有庙更不成,没有庙便做不成住持,授不得弟子,传不得法术,就更加立不住了。当然得有故事,不管是编的造的,总之要有拿得出手的“专著”,不然就越发地立不住了。至于是否有人愿意听故事,似乎并不重要,更何况那个段子里不管是如何循环,对于听者是从不顾及的,乃至连个“听”字儿都没有。

小刚说他原来也想过去拜一座庙,可惜人家不让进,于是他索性自己建了一个。我也曾经无比虔诚地去叩响一座座庙的山门,可惜终不得入,才想到,我何苦不自己也建一座庙,让自己端坐须弥座上,受些人间烟火。跟小刚也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要不然怎么说是亲戚呢?小刚的电影有人买票,我出的书听说卖得也不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心甘情愿地将学术研究和市场效益对立起来,一部作品如果不能为市场所接受,未必算得上是成功。

有人说小刚和我建的庙不正宗、非主流,用法学的术语大约就是“体制外”的意思。至于对“体制外”的解释,学术界好像还有些争论。如果

说作为官员,大约应该是“体制内”,要不然你去管谁呢?至于学术,我说不清什么是“体制内”什么是“体制外”。体制内的官员是为了管人,因此体制内的学者也就沾了点“霸气”。我经常被人称作“体制外”,显然,这是体制内的人对我的评价,好像一谈到体制外就让人联想到“个体户”之类的称呼。记得以前我们在外面吃饭,一定要找国营饭店,以防个体户饭馆米饭不足馒头个儿小。到如今我们还是在外面吃饭,也许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国营饭店了,特别是在北京,国营饭馆已经与服务不佳难脱干系。体制内的学者永远是主流,自然应当成就斐然,但所谓的内外有别应当是随着时空不断变化的一种辩证关系。孔丘还未发达的时候,在体制外周游陈蔡之间,饿得连饭都吃不上。后来孔丘进了大成殿,其他各家只得下野。体制外的学者有独特的长处,免去了诸如评级别、定职称、分房子的热闹,自然也就省去了体验讲宗派、论亲疏、争短长的幸福。体制外的人要想存活就必须独辟蹊径、甘于寂寞,自然也就多了些走弯路、遭冷眼、受排斥的快乐。所以有人说“痛并快乐着”,其实我丝毫没有痛的感觉,只有无穷的快乐盼望着和大家一起分享。

当我们习惯了接受某种固定了的思维模式的石斛,大概都不愿意轻易地去标新立异。更何况我们都习惯了接受赞美,被赞美的人自然是得意至极,赞美别人的人起码也能得点儿回报,有几个人愿意说——“你的诞生便诞生了你的死,你的升华便升起了你的衰落”。有人做过一个试验,把一群羊关在羊圈里,在出口处放根儿栏杆,领头的羊跳了出来,后面的羊也跟着跳出来。这时把栏杆撤掉会怎么样呢?在没有栏杆的地方,后面的羊仍然要跳那么一下。假如我是一只羊该怎么办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面前其实并没有栏杆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假装地跳一下呢?因为这样安全,因为大家都跳出来,因为不跳着出来便是离经叛道,所以我们一块儿跟着跳吧。

有人说医生的责任是为了救人,那么法学家的职责实在是为了救世。